

■时光刻度



鹿羔窝

□敏奇才(回族)



我们驱车来到碌曲西仓鹿羔窝时,正值下午时分,阳光炎炎地照着,让碧波荡漾的草场和森林显得愈加青翠。洮河耐着性子潺潺流淌,像一个文静的姑娘。说实话,我更喜欢奔腾汹涌的洮河,那样的洮河看着才有大河的气势,才有高原的激荡,更有狂腾的心境。

走进耿萨这个村子时,我终于听到了洮河奔腾翻滚、波涛急切的响声。和我同车的连金娟站在耿萨村洮河大桥上,静静地望着洮河,说耿萨的洮河比她家那儿的洮河清澈,也更激越。我笑着说,洮河也是随人性子的。洮河从草原上出发的时候,还是个孩子,懵懵懂懂,进入峡谷之后,就变成了一个急急躁躁的小伙子,待到流经古铁城,就已经成熟了,于是变得稳稳当当。依我看,这地方的人也随了洮河的性子,做事有点匆忙,走起路来脚下也是生了风似的。

鹿羔窝人的胸怀是宽广的,他们接纳了远山里的鹿羔在此繁衍生息,也接纳了远处而来的异乡人在此落地生根。当初有一群异乡人拖家带口饥肠辘辘地来到鹿羔窝,当地人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他们,给了他们草场和耕地,让他们放牧耕作、休养生息。我的一位在鹿羔窝长大的朋友无不感慨地说:“没有广大牧民的收留,就没有现在我们这些人。”

二

退伍军人周瓜带我们逛村子,他瘦高个,黑脸膛,目光炯炯有神,身上透着一股牧民的厚道和稳重。耿萨村道路平坦,家家户户的房舍建得整整齐齐,窗明几净。院内植了樱桃、杏子、李子等果树,我向周瓜说,这根本就不像是半农半牧区。

周瓜的脸上泛起灿烂的笑容说道,耿萨村的牧民在远山里都有夏窝子和冬窝子,家家户户的牛羊是不进村的。这几年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,让广大牧民们得到了实惠,他们这个村大变样,原先低矮破旧的房舍消失了,一座座牧民新居拔地而起,世代放牧的牧民过上了安稳的生活。周瓜还说:“耿萨村是碌曲有名的‘干部村’,几乎每家都有年轻人在县上各个部门工作,老年人在家里养老。这里周边森林密布,植被繁茂,风景优美,是适合养老的地方。”

在周瓜家茶几上的玻璃下,压着一张他的军装照。从照片上看,那时的他年轻潇洒,血气方刚,眼神里透着一种令人心颤的刚毅。他的三个子女都在县上工作,他也无力放牧家里的那几十头牛和上百只羊,只好全部卖掉,卖牛羊的一部分钱给子女用于购房,余下的就存在银行里,“将来老得动弹不了时养老用”。

扎西才让打趣道:“你将来老得动弹不了了,存的那点钱够用不?能用上不?”

周瓜伸出右手刨摸着一头硬茬茬的黑发,嘿嘿地说:“以前我尽心尽力地孝顺老人,在各方面没有亏待过老人。我想我的子女将来也不会亏待我的。起码现在他们还是非常孝顺的,一有空

闲就会买上东西来看我们。你们看,桌子上放的果子和糖果都是他们来买的,吃不了都放坏了。”说到这里,周瓜端起桌上的果盘让我们吃。他端着果盘劝了一圈,接着说:“人老了,吃不了多少东西了,只要儿女们时不时地来看看我们,哪怕是空着双手来转一圈,我们也很知足了。”

我是个喜欢听故事的人,我更喜欢有故事可讲的人。我怂恿周瓜给我们讲故事,周瓜搓着手憨厚地笑道:“那讲个啥故事呢?你这一提,我倒讲不出来了。”

“不要,我先讲个与狼有关的故事吧?”周瓜朝我们几个人的脸上扫了一圈。

我笑着说:“您讲吧。”

周瓜讲了他的第一个故事。

20世纪80年代,刚改革开放不久,牧场分到了牧民家里。他家分到了十几头牛,五十多只羊。一下子拥有了这么多的牛羊,他觉得自己成了富人家。分到牛羊的那晚,他家大人小孩都兴奋得一夜没有睡觉。只要一闭上眼,眼前都是那些牛羊。他一遍又一遍地给老婆说,我们有牛羊了!我们有牧场了!我们终于有牛羊可以放牧了!

分草场和牛羊的时候,正是春夏交替的季节,牛羊才上膘。没有分牛羊的时候,那些叼羊的恶狼像是绝迹了,但是牛羊刚分到了牧民手里,那些多年不见的恶狼却成群结队地出现了。俗话说,朋友来了有好酒,豺狼来了有猎枪。可是,当豺狼真来了的时候,他们的猎枪却都生锈了。周瓜在部队上练了一手好枪法,只要有豹子、野猪、野狼啥的来叨牛羊,那它们就只好拿命来换。也许它们畏于周瓜的威名,吓破了兽胆,不敢来鹿羔窝里撒野。

那年,一群恶狼钻进了屋后的羊栏里,咬死了整整十二只绵羊,周瓜的心在滴血。他借了支古老炮,带上干粮到草原上去清剿它们。他在草原上悠然自得地走着,终于发现了它们的行踪。他逆风而行,绕到狼群后面,向它们发起了生死进攻。当他第一枪击倒头狼的时候,狼群疯狂地向他奔来,他瞄准另一匹龇着獠牙的狼开了枪。第二匹狼倒下去后,狼群暂时安静了下来。整齐齐地站在一处高地上长嗥,像是哀悼此前倒在枪口下的两只狼。他怕狼群集体发起最后的自杀式进攻,朝狼群胡乱开了一枪,将它们吓走了。

一切都结束后,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家里。那段时间,家里的牛羊再也没有遭受过狼群的袭击。

转眼到了夏季,由于雨水旺,那年的牧草长得像是浇了油,都不认识自家的草场了。

周瓜讲到这里笑着问我们:“这样讲行吧?”

我们异口同声地说道:“行!”

周瓜说:“那我就继续讲了?”

我催促道:“您讲吧,再不讲我们就急死了。”

周瓜慢腾腾地抿了一口茶水,佯装思考了一会儿,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后,才继续讲他的故事。

那年,狼群意外地没在秋季来他家的牧场,冬季也没有来。

来年春天下了几场厚雪,牛羊都瘦得不成样子,走起路来都摇摇晃晃的。狼群却在这个时候再次盯上了他家的牛羊。在一个天晴的夜晚,狼群叼走了他家羊栏里的七只瘦羊。清晨起来,他往羊栏里一看,险些晕倒,只见羊栏里一片狼藉,斑驳泥泞的雪地上洒满了羊血。

周瓜说他一声不吭地回家取了猎枪,要再去寻找叼走他家羊的狼群,和它们决一死战。不把这群恶狼消灭干净,他是不甘心的。他在荒原上寻找狼的踪迹,找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找到,他失望得快要哭了。

第三天晌午时分,他在一处崖洞里发现了狼踪,咬牙切齿地钻进去后却不见狼群,只有一只小狼崽弱弱地躺在地上呻吟着,好像快要断气了。他用脚拨了一下,它弱得连脖子都抬不起来。它的小肚子瘪得像菜刀的刀背,再不喂点东西就会饿死的。周瓜从背包里撕了点牛肉干拿到小狼崽的嘴边。它闻到了肉香,弹了几下,想撕咬一口到嘴的牛肉干,可还没碰到就又垂下了头,半睁着眼睛望着他。他有了恻隐之心,决定救下这只狼崽,哪怕它是那些咬了他家羊群的恶狼的狼崽。

他提起狼崽的脖子,嚼软了一块牛肉干后喂给了小狼崽。小狼崽慢腾腾地吃着,恢复了体力。

看着它的可怜样儿,他决定带它回到家里喂养。

他带着小狼崽回到家里时,家里人都不理解。他对家里人说,小狼的命也是一条命,况且它没有咬过他家的一只羊羔,也没有伤害过他家任何人。他对孩子们说,就当是养了一条狗,也许它长大比狗还忠实呢!

小狼崽在他家逐渐长大,吃东西时十分凶猛,吃相令人害怕。

夏季过后,狼崽长得有模有样,变成了一条灰脊梁的大狼。周瓜领着它在草原上牧羊,它会扑食肥美的野兔,也让掏牛屁股的豺狗闻风丧胆。它从不骚扰其他牧人的羊群,但它爱和家里的那条藏獒打架,一架打下来,不是它伤就是藏獒腿瘸。周瓜担心这样下去会激起它的狼性,只好把它放归山林。

周瓜领着它到发现它的崖洞里,它在崖洞里转着圈儿,闻闻这儿嗅嗅那儿,努力恢复狼族的记忆。周瓜走出洞口,它跟了来,他瞪着眼吼了几声让它回去。它嗷嗷地叫了几声,像有些伤感。周瓜还是狠了狠心踢了狼一脚,不再理它。

周瓜走远了,它仍然站在洞口,望着他又嗷嗷地叫了几声。

它回归到了山林,回归到了狼族群里。

它走了,他家的羊群再也没有遭受过狼群的袭击。

周瓜说,这也许是那只放归山林的狼在护卫着。

抗了,乖乖地任由周瓜处理。

周瓜抱着小鹿跨上骏马,飞快地朝家里跑去。周瓜常年放牧,身上有股汗液混合酥油的味道,竟熏得小鹿不时地转身躲避这种强烈的味道。

太阳在地平线上晃了一下就不见了,草原蓦然暗了下来。

草原的暗夜来临了。

周瓜到家后,抱着小鹿跳下马背,把小鹿放在了屋子里。一家大小见周瓜带回来一只小鹿,非常高兴。姑娘赶忙跑过去端来了一碗牛奶让小鹿喝,小鹿对放在地上的牛奶碗看都不看一眼。显然,有这么多人围着它看,它十分不自在。

小鹿在地下转了几圈,人们友好地避开它,给它充足的空间。它的右后腿悬着,踩不到地上。

周瓜喝了几碗酥油茶,吃了点填肚子的东西,压住了肚子里的饥饿后,就赶忙下炕查看小鹿的伤情。

小鹿的伤不是很重,没有伤到筋骨,只是一点皮肉伤,往外渗着血水,看来是在飞跑中被哪个小动物抓伤了。

周瓜翻箱倒柜地寻找云南白药,找了好半天也没有找到。周瓜问孩子们哪儿有马皮泡,取点来敷在小鹿的伤口上止血消肿。不知是哪个孩子给他捧来了一只大马皮泡,他给小鹿敷在了伤口上。给小鹿包扎伤口的时候,小鹿乖顺地依偎着周瓜。

牧人一年四季在野外活动,碰碰撞撞是难免的,他们常常储备一些基本的药物。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,如果人或是牛羊受伤流血,那就在地上找一个已长成黑皮的马皮泡,取出里面的粉状物敷在伤口上,止血效果十分好。

周瓜笑着说:“鹿羔窝里来鹿羔,这是一件好事情。”

连金娟插话问道:“那小鹿后来怎么样了?”

周瓜露着洁白的牙齿说:“后来就成了我家羊群里的一只老鹿,跟着我牧羊,给我做伴呢。”

连金娟接着问道:“再后来呢?老鹿去了哪儿?”

周瓜故意卖着关子,喝了一口茶水说:“老鹿后来也没有回归鹿群,而是跟着我一年四季在草原上生活,最终老死在了草原上。但我还没有老死,活得好好的。”

周瓜说,因为这里就是鹿羔窝,所以那只鹿来到这里是上天的安排,也是对他的眷顾,让他在放牧时有个伴儿。不然,他一个人住在牧场上就会寂寞成一个傻瓜,不傻也会变成哑巴的。

牧场上,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草原上的时候,小鹿就钻出帐篷去泉眼旁喝水、吃带露水的青草去了。当羊儿从羊栏里出去喝水吃草的时候,小鹿已经吃饱喝足回来了。

“后来你再没有养过鹿?”我问周瓜。

周瓜摇了摇头,说此后他只见过在草原上奔跑的梅花鹿、狗鹿、四不像和羚羊,再也没有养过鹿。

人的机缘往往只有一次,晃过去就没有了。几十年过去了,他还是忘不了那只鹿。有人说他和那只鹿的一生,是人恋鹿或鹿恋人的一生。

是的,他恋着鹿,鹿也恋着他,这是多么和谐的一个场景啊!

听完周瓜的故事,我们都陷入了沉默和深思。

巴扎,一个让人魂牵梦萦的地方

□王 敏



对生活在新疆乡村的人而言,赶巴扎是人生中最普通的一件事事。新疆的“巴扎”本是波斯语词汇,意思是市场、集市,又可以写作八杂儿、八棚尔、巴札尔、把撒儿、把咱儿等。这里是一个开放的、充满人情味的场所,为所有的人敞开道路,收留所有经过的行人,在一买一卖中充满了人情、礼节,当然,还有缘分。

一周里,再没有比巴扎日更让人期盼的日子了,风沙再大也拦不住大家逛巴扎的热情。《易经》载:“聚天下之货,交易而退,各得其所。”乡村巴扎总是热闹的,这种热闹不让人厌烦、不那么正儿八经、不那么盛气凌人,而总是带给人一种欣悦。当你跻身人群,埋头于一种交换和交流之中,钻进肉、面和果蔬的世界里,一种回归基本生存的幸福感油然而生。

南疆的乡村里,从周一到周日,几乎每天每个乡镇都有巴扎可以逛。不同乡镇有不同类型的巴扎,如牛羊牲畜巴扎、玉石巴扎、饲料巴扎、鹰巴扎、玫瑰花巴扎、鸽子巴扎、水果巴扎等,应有尽有;每个乡村县镇的巴扎有不同集期,这是约定俗成的见面和分开,是历久弥新的记忆重逢,也是孩子们头天夜里就雀跃的期待。

有一次,我搭乘载牛的车去阿克苏的阿依库勒巴扎。在这里,我看到了排队的乡亲们将蓄了一个月的胡须,交给巴扎上剃头的师傅;墙角边,都塔尔的琴声悠扬,买琴人的眼神热烈;水果茶的生意里藏着生活里想不到的甜。这里还有别的巴扎上少见的大灯泡、草饲料耙子以及略微酸涩的白杏。渴望成交的眼神四处张望,摊主们那

颗躁动的心比盛夏的老榆树更加蓬勃。歇脚的旅人在熊熊燃烧的火炉边整理行程,妙龄的少女守在冰水旁,恨不得嘴里伸出一口井。红色的顶棚下,色彩斑斓的图案世界无处不在,绚丽缤纷到阳光都感到力不从心,穿不透这层峦叠嶂的布匹卷轴。

黄昏,当来到莎车县米夏镇,在乡村巴扎的羊群中走过,你会看到多浪羊、巴尔楚克羊等各种不服管的羊。逛巴扎的人从羊群中穿行,每个人都愿意在毛茸茸的羊腰上摸一把。起伏不止的各种吆喝声,搭配意想不到的各种姿势,令人目不暇接。米夏的樱桃吃起来有种粘牙的甜,像喉咙里多了个蜂巢,让人觉得吃一千颗也不嫌多。南疆乡村的太阳落得慢腾腾的,晚上十点后还能照亮脚下的土路。跟随着羊,我们匆匆从卖羊人的家门前经过,只为讨一碗漂着玫瑰花的茶。羊的角不会朝下生长,太阳不会从东边落下,对亲人的惦念就像剪掉的羊毛,下个月还会再长。

在喀什荒地乡和巴楚县色力布亚的牲畜巴扎上,你能见到更全的牛羊马驴和骆驼的交易。还记得乐器的声音在巴扎的出口断续奏响,像欢送散集时蜂拥而出的左邻右舍。想要来逛此地的巴扎,你便跟着载牛羊的货车走,肯定不会迷路。开车的时候,司机的手在方向盘上忍不住地打节奏,那份悠然自得、轻车熟路,是常在此地奔波的人才有的从容。沙土沉淀的场地上,人人通过大声吆喝表达内心的期待。老乡们坐在摊位的栏杆上得意地盯着自家待售

的牛羊,它们一年前也是在这里被买回去饲养,是时候比一比谁把它们养得更肥健壮。穿过牛群时,人们难免有一阵慌张,它们既温驯又强壮急躁,即使吃得再饱,牛的眼睛里也有一个倔强和不驯,让人生怕它们一不开心就冲人顶上来。小毛驴始终面无表情,小马则在与逛巴扎的人的对视间多了一种亲近感。多

亮。我们赶路的旅人聚集在此,也要学会互相道别,把彼此的经验和见识投入一场遇见。制作乐器的匠人们昼夜不息,做铁器的匠人们闷头不语。散集时,收起名为黄昏的顶棚,孩子们畅饮冰水,发出欢快的笑声。

从阿克苏到喀什再到和田的诸多乡村,我无数次赶巴扎的途中,触目所及的白杨树白净笔直,一路相随。每当我顶着明晃晃的太阳走到汗如雨下、力竭体乏时,看到那么多顶棚伫立在烈阳之下,那种欢欣就像长途跋涉的旅人终于找到可被收留的绿洲。在盛夏集市交易的间隙,买卖双方短暂的目光交汇中,流露出为生活奔波的惺惺相惜。生活的苦甜啊,在早晚赶集的颠簸中,被磨砺成比人生更长的等待。亲爱的朋友,你在巴扎上迎面相遇的每一个陌生人,都是深悟乡村人生酸甜的熟客。白杨树光洁的树叶、简陋撑起的各色顶棚,都遮蔽不了命运的烈阳。然而,偶尔一朵花的开放也能惹人会心一笑,一匹布上的图案也能升华那些个人的感受。

长途跋涉后,守在面摊前,看老板娘卖力地抻面、下面,有一种久违的幸福感。只见她十指翻飞,胳膊抡圆,抻好面后将其扔进煮沸的水中,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就出锅了。端起这样一碗面,似乎一天的暴晒与颠簸都值得了。抻面而来的热,和老乡们渴望快乐的心一样。巴扎上胡杨碱水和过的面,拌着菜吃起来格外香。

我的朋友们,当你焦躁、苦恼时,来新疆逛逛美丽的大巴扎吧!相信我,没有赶一场巴扎不能解决的烦恼。